

奔流

7 1970

M.C. (P) 1999



3

抗战八年木刻选 (三)

疏
散

李
桦



紧
急
撤
退

杨
訥
维



让我们不仅为新社会今日的辉煌成就，发出衷心的欢呼；我们还应该做的，是设法多看看那个社会，在未曾获得新生之前的深重的苦难。

两者结合起来，不是生动地说明了恶势力的完全可以征服、黑暗的不会永久的真理吗？让我们从这里，得到更高的斗志、更强的信心。

奔流

月刊

一九七〇年七月卅一日出版

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卷二

第二期 目次

小說

还是弱者.....	游十二	2
抗争.....	萌芽	5

散文

给亡友.....	彼岸	8
从狗说起.....	崔丽	9

詩歌

当人们淌下眼泪的时候.....	彼岸	10
短歌集.....	雷明	10
建筑女工.....	吴亮	10
不同凡响的欢乐.....	林康	14
夜工.....	铁鞭	14
人民的午台.....	关予	14
挽歌.....	林康	17

評論

谈现代诗.....	史狐	11
《北斗》中的奇文——《沉默》.....	韶华	13

文娛廣場

《海燕》是又一个胜利.....	何川	16
谈《海燕》.....	程海	15

舊文新錄

小偷.....	蓝浓	18
爱过.....	马宁	20

沃土

增广了见闻(小說).....	鲁汉	21
劝(散文).....	崇汉	23
姑娘 请到我家(詩歌).....	钟浩	22
谁养活谁(詩歌).....	陈红	22

读者来鸿.....	读者	24
稿约.....	编辑部	24

渴(木刻).....	荒烟(封面)
紧急撤退(木刻).....	杨纳维(封二)
疏散(木刻).....	李桦(封二)

編輯者：奔流月刊編輯部

50-A Changi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銷售者：各大小書店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还是弱者

游十二

清晨约四时，岩青的弟弟带着我赶到医院。

夜色正浓。大街空无一人，只奔驰呼啸着寒风，扑面使人寒意油然而生。而上边的天，黑黝黝的，月亮也不见了。两旁不知名的树向天空伸出它们依稀可见的树干叶子，似乎想挡住那看起来正向下压的天。

行至一间病房，有一男一女两老，闻声走了出来。一见我，眼泪便掉了出来，咽着声音：「他想见见你……」我少有这样的经验，竟不知应说什么安慰的话，回顾了带我来那青年的铁青的脸一眼，便推开门走了进去。

蓝白的灯光下，一切东西的轮廓都在不安地跳动着。岩青躺在床上，脸色异常地白。一见到我，便露出那熟悉的笑脸——那于我其实是苦笑，一一发出很弱的声音；我只好俯身到他的床边，但由于一面又须看着他的脸，便只好找了一张椅子坐。

「仲，时候到了……」

我想讲话，但被他摇头挡住。

「仲，先前都是梦，我挣扎要摆脱那梦境，但我无力；……将醒之际，朦胧见路……及全醒，

便发觉自己其实也并不高明，只是徒花费了很多心血……」

我想讲话，但开口又觉无言。

「奇怪，我这是讨人怜吗？其实总说一句，我是没资格走那条路的……以我这长满毒瘤的身躯灵魂……也许那正如『』所讲，可以在风浪中彻底地清洗……但我已没时间了……」

房门忽然「啾啾」一声大开，冲进了他的鬓发已白的双亲，还有那少年。

而岩青的声音已经弱得听不见了。后边便响起白头人们的嚎啕，还有他弟弟的晶莹的泪花。而岩青的眼睛紧接着便关了起来，带着他那独特的笑脸和傲意。

「必须马上离开！」我便溜出病房，在长廊的蓝白的灯光下，在很多股由不同方向射来的涵意各不相同的眼光中，很快地到了街上。

举头一看，月亮不懂什么时候已经出来了。扑面寒风使人寒意油然而生，路旁仍旧立着那些不知名的树，只是多了月光照成的斑驳的树影，使我走在上边时要分外地小心，以免跌倒。

我不管有没有路，只是静静地沿着大街旁的石板人行道走着。脑里不禁浮想起我与石岩青这两年里的交往；月色朦胧中，岩青的声音、容貌、举此行动，便在我的四周响着、跳动着、闪动着

二

我在进入高级中学部后不久，便不时地听到人们在议论石岩青。

「这家伙，骄傲得很！自以为很高！」

大家既然都这样讲，我那时想：那大抵是不会错的。因为那时常有一些本地人及外地人称赞我们，说这里的人民最有上取心，眼睛最雪亮；而大学先修班的「准大学生」们又被捧为「国家栋梁」，那眼睛一定更是雪亮的——总之就是，我由旁人所得来的关于他的印象是：骄傲、怪论者。

但一个人，又不比别人生得特别，却能赢得大家那样一致的讨厌和仇视，正如高尔基所讲的一样：他是一个多么神奇，多么值得光荣的人啊！又加以那时也颇爱管闲事，我便到处打听

「你想见他？喂！小心点，这种人……」

「真的不怕？好，跟你讲：他生得瘦，颇高，乱发，衣着很随便，每天很早便来学校，走路很慢，好象踱方步，常常在下边草地的跑道上。」

「还有：图书馆也常可碰见他……」

「国家栋梁」们一个个地向我提供意见，并杂了些粗话。而每用一次，效果往往很好，周围的人都愉快地，用着「同志」般的声音附和着。

有一天，我早早便到了学校。下边草地还有未散尽的雾；跑道上果然有人。但一共有两个人影，正在雾里慢慢地动着，跑着。互相似乎还谈着话。

我走下石级，故意坐着看。里头一个比较高的便接连把头回过几次来看我，然后把我的出现告诉了另一个；但他们却不睬，仍旧跑着，似乎我完全不存在。

我便上前去搭讪，跟在他们后面跑。

「升旗礼还早呢！跑到满身汗怎么能读书？」

「升旗礼？读书？算了罢！」

「岩青，不要多讲。」较高那个便向他的伙伴低声地警告。

「的确够清高的！连跟他在一起的人也要变坏！」我跟其他的人讲起这时，便愤愤地表示我的意见。其后我还看到他几面。一次是在「训育」主任的房间里：

「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得尊师重道？跟吴老师这样讲话，简直是目无尊长！」瘦瘦的主任坐在

椅子上向他大发雷霆。吴老师是新来的体育教员，跟岩青相反：他得到全校绝大部分同学的爱戴。他在餐厅里送烟给大家抽，他跟大家一起欢迎「大人物」的来访，他跟大家一起骂粗话，他跟大家一起捉弄女人——这可爱的「动物」，「SEXY！」他说。讲解射击技术时用着各种风雅的双关语——听说：他还跟大家一起上酒吧。不过，这是不能随便相信的；尤其是那时，谣言很多，「误导」人的事常常在报上登出，所以最好「悬疑待考」。

三

第二年，我换班。换到岩青在的那班。并坐在他旁边。大家都说我走了运。

石岩青在班上出奇的静，很少出声。但有时却也可以看到他很高兴地跟一些人讲话；那大都是些餐厅的小贩，学校里的小书记，校工，卖冰淇淋的之流的小人物。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便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兴奋地，谈着、笑着。不过一看到我们，便把一切笑谈声都停住，闭着咀巴；等我们走过，后边便又传来他的爽朗的笑声和话声。

「岩青，这尊师重道你有什么意见吗？」我有一次——在他被叫去训育部「受训」后不久，班上在作「论尊师重道」的时候——便故意这样向他发问。把声音弄得怪怪地。

「你就照着先生们所讲的写吧！人家怎么讲你最好便照做。少节外生枝！记住你还有文憑要拿。」他微披着咀角向我喊。这喊声虽不大，但已足够使绝大部分的人听到。

有些人便向他发出「呜呜」的声音。

「你捨得文憑吗？」他更大声地叫了起来。

我是不捨得的。我读书就是为了它的。但我能承认吗？当着那么多人面前？绝不！我于是回「戈」一击：「你呢？」

这也许是他的致命伤吧！他涨红了脸，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则感到从没有过的快意；全班还给我鼓了掌。

四

由于怕学生们脚的长毛给旅客看见，损坏市容；还为了区分高中生之于初中生；更为了……那一年，学校的高中部学生全换了长裤。学校的这决定大家原不都是赞成的，但布告栏登出来的



却是：

「逕启者：

兹为了……特定于四月一日起全校高中部学生换穿长裤。但必须黄色卡叽布，斜纹，有「裤脚折」，并须宽一十八吋，不准穿紧身牛仔裤，以显我校学生之朴素作风，以维我华文教育向来优良之传统，有犯者一律记缺点一次，再犯者以停课对付，俟其照规矩穿裤方准重新入学。此启

训育部」

「这是旧风俗！旧的生活习惯！这是不符合大家的意旨和愿望的！」大家不满地议论着。

「我们要新的风俗！我们要新的生活习惯！」

这实在是不能够怪梁主任的。他不懂得我们每天上上下下小坡一带，满街都是穿牛仔裤的男「青年领袖」和端庄贤慧的女「巾幗」，拿那样的十八吋裤子出去不叫人家笑坏。华文教育之优良传统不仅将无以维持，可能还因之而蒙上一层洗不清的污点呢！

结果有一些便表示了极大的勇敢，把牛仔裤穿了去上学。但绝大多数的另外一些——由于文憑还没过手——便备了一条十足够水准的藏着，以备「突出检查」。

「喂！大家听着：「老娘」昨天查过了，今天不会来的！」

大家高兴得很……

「注意注意！来了——」

课堂里便一阵混乱，大家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大裤子。

班主任在旁边非常「绅士地」看着笑着。

「骗你们的……」

于是又脱裤，并臭骂恶作剧者。

不表演这脱裤和穿裤的只有岩青及少数另外的几位。

他甚至有一次向一个正在「穿」的讲：

「笨极了！你以为这是真的吗？上边的真正

意思是什么你难道一点都不懂？」

「你总有你的一套！」那个不满地回顶。

「你懂得防自杀委员会和救世军之流的团体是干什么的吗？」岩青的眼光里充满了挑战。

但他得不到答案，只得到新的仇视。

「老娘」——我们这样称呼我们的训育主任——来查的时候，他向他说了句：

「你是会演戏的，而他们也乖！」岩青用手向后一挥。意思是他指的是班上的其他人。当然，他得到新的仇视。

第三学期，学校的年青的女教师越来越多了；当然，也带进了女孩子的恩物「迷你」裙。我们学校的教师多是男的；女的不多，且多数又老又丑又不摩登；而且「都「开」过了」我们说。那用意：也许是这是所男校，不想引起太多的枝节；但由这也可见先前的学校负责人是多么的「不开通」和「不象人」。大家原已很不满意，在一次校庆的辩论会上，都投了票赞成收女生；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家以后能够风度十足的跟女孩子讲话，更何况可以互相学习，互相研究，说不定对功课还大有补助呢！但结果却是：女「先生」们的迷你裙越高，大家的成绩便成倍地下降。

第三学期，学校组织了「吉他」乐队。这据说说是为了促进华英文化之交流，使大家打开「心灵的窗子」。初时还奏了一些「民」歌，这使大家听得大呼「乞味」；而且站在台上，一点动作都没有，多么不「SMART！」。经过大家的一致反对，也为了照顾学生们的「天才」，其后乐队便把YELLOW SUBMARINE等同类的民歌整首地在学校的健康文娱晚会上奏了出来。这结果是乐队为学校赢得无比的荣誉，华文教育之优良传统得了新发扬。

但岩青却得了「假道学」及「假正经」的称呼。

（「这自然是罪有应得，无需怜悯的。」那时大家都这样认为。）

（待续）

抗

爭

萌芽

清晨，阳光柔和地照着大地。

校园内，被刻意栽种的花草树木，经过一夜露水的滋润，显得生机勃勃，广大的操场上，白朦朦的罩着薄薄的雾，在阳光照射下，渐渐蒸散了，蒸散了……

宽大，宏伟的学堂，也渐渐热闹起来了。穿着整齐的学生，三三两两、一群一群的涌进来了——白衣白裤，白鞋白袜，那么的夺目，那么的美观……

丁华骑着一辆破旧的脚车，神色匆匆地赶到学堂，几哩长的路程赶得他大气直喘了，爽朗的脸上正淌着汗珠……，背心湿透了……。他推着脚车，把它有条理地安置好后，就挽着沉重的书包向课室走去……

「丁华，丁华。」背后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他略停步，转身看时，原来杨标等同学正招呼着他。

杨标奔到他面前，先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哈，丁华，你果然料事如神，事情给你料到了，赛神仙，真是名不虚传呵！」

杨标打趣着，几个涌来的同学文振、金顺等听了都笑起来。丁华被他们笑得莫名其妙，正想开口说话喜欢卖关子的杨标，这时，文振却向布告栏上指了指，说出了底细：「囉！书法比赛公布啦，你——落选啦，不是正合了你事先的预测吗？」

这下子丁华才明白过来，他笑了笑向他们说：「哦——我以为什么，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还不是老猪，T. B. Sir……这些人耍的花招……。事先，我就拒绝参加的，可是，班里又硬硬推，非要我上去不可，我只好做做样子啦……。」

「别说了，谁要硬推？不过是你名气过盛罢了。要不是你去年拿过第一名，谁会认识你呢？可恨老猪一上任……。不过这回，总算证实了你的话，更清楚老猪这批家伙……。」

杨标说得很对，老猪去年尾到任之后，学校

就经他「改革」了许多，从此学校也成了多事之秋了。

「少说啦，那么成绩情况可以说来听听吗？」丁华不禁探问着。

「唉！对！刚才倒忘了，只顾注意你的，现在我们就看看去……。」

说着，他们几个朝着布告栏方向走去……

二

布告栏下，站满了看的人，一片喧嚷……

丁华等几个蹬着脚挺着胸远远的看不出什么，杨标提议挤进去，于是他们挤呀挤的，好容易才挤进去，一身整齐的校服顿变成纹绉绉的。丁华站定身子后，就开始向栏上的方格子搜索，眼睛溜呀溜呀，突然，他象有所发现似的，用左肘碰了碰旁边的杨标说：

「唉！杨标，你看那张，不是那老猪的宝贝儿子的吗？」他指了指一张小楷作品。

「对呀！朱小成——第一名，他妈的小猪什么料也配拿名……。」杨标破口大骂。

「别说了，比赛不过是骗同学的把戏……，你不想想，人家是有『座山』的，凡是有好处的，老子当然要用手段囉，好让儿子沾一沾名衔嘛……。」丁华接着滔滔地说。

「真是他妈的，老家伙自己欺世盗名，妄想培养一个秦二世……。」

「……还说老猪和人合股开了一间什么浮宫水上夜总会的……，他儿子却每天带着相机、望远镜之类的……。」

「有其父必有其子嘛……。」

「看这些家伙能教出什么书来……。」

「……。」

正当同学们在嘻笑怒骂，得意忘形的时候，人丛中一阵扰动，突然杀出老猪——朱行仁先生。

他的出现，登时使喧嚷的人群戛然静默下来，只见他黑沉沉的脸，来势汹汹，他是「闻讯」赶来的，不用猜，一种不幸的事情将要发生了，同学们都这样预感着。



果然老猪铁青着脸，暴怒的双眼透过深度的透明眼镜，象豺狼贪馋地寻找着猎物般的，向人丛搜索着。终于他找到了目标，他招了招旁边两个纪律员，说了说——指了指，两位纪律员如主人豢养的狗一样地闯进人丛中向着丁华、杨标等人的方向冲来。他们正感不妙，两个流氓般的纪律员早已趋向杨标两旁，——一人一边罪人般的押着……。

只见老猪这只「野兽」暴着青根，咬着牙，「拍拍」不由分说几掌就向杨标没头没脑的劈去，杨标想不到他竟那么蛮横不讲理，他愤怒地挣扎着，可是纪律员却紧紧地制住。

「说，说，我朱某人什么地方得罪别人，你这小子竟敢煽动同学，讲我的坏话……」」「野兽」暴跳着，厉叱着。

「我什么错，要你这样对待……」杨标也不示弱大声叫起来。因为多时的视察、体验，他早已看透了「野兽」的本性，欺软怕硬，软土深掘。他知道，要使「野兽」不敢肆意逞强，唯有装硬。

「什么，还咀硬，你……你……」野兽本来有点害怕、顾忌，看杨标动不了手脚，他的怒火又冒了上来，于是威严十足地走近前，「拍拍」又是几巴掌扫过去。

「告诉你，朱某人随时都可以开除任何一个学生，你不要以为校长才有权力……。惹恼了朱某人，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别怪我……」

杨标两颊被打得红肿，觉得热烘烘的，怒焰在燃烧着，他怒瞪着这只「为人师表」的衣冠禽兽。老猪不敢正视，赶快假惺惺地把鼻梁上的深度眼镜取下，阴晴不定地扫了扫周围的同学，偶然触到一张冰冷冷的脸孔，他再详细看时，原来是丁华。他急忙闪开视线，心里却打着他的算盘……。

咣咣咣……。排队钟声响了，朱行仁正好找到借口下台，强扳起脸，对那两个纪律员说：「好好的看住，我不会放过他的。」说完，摇摆着身子，在同学愤怒的眼光中尴尬万分地溜回办公室……。

三

第三课下课钟刚响过，校工递进一张条子，班长看了看，又递给丁华。开玩笑地说：「校长请你喝喜酒。」

丁华接过条子，感到一阵茫然……。

他向校长办公室走去，心思有点惊疑不定。

「督督督……」他没有马上进去，先在那上面贴着「非经许可」学生不得擅入」的弹簧门敲了几下。

「进来。」里面应着。

「校长，找我有何事？」他见校长旁边坐着朱行仁，心知不妙，但却极力保持镇定。

「坐，坐，有事。」校长指着办公桌前面的一张椅子，「和霭」地招呼着。

丁华真有点受宠若惊，校长竟然一改常态，平时一张吃人相竟变得慈祥得多了。

「唔——呃，早上发生的事情你在场吗？」校长开门见山地问；他怕丁华听不懂，所以更直截地说：「我是说关于朱先生的事。」

「有……有的，不知……」

「那很好，现在就是为这问题找你，你知道学校会怎样处置杨标吗？」校长说着，一面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公笺，递给丁华。

「先看看。」

丁华起初犹豫不决，校长再三催促，才勉强接了着，只见上面这样写好：



『查××组×班学生杨标，于×月×日，无原无故：

- (一)制造谣言有辱朱行仁老师。
- (二)同时同地企图殴打朱老师。

本应严厉处罚，谅其初犯，除令其写上一份悔过书外，另加记大过二次，以示警戒。

此启

××处×××签
×月×日』

丁华看过有点难受，对于杨标的委曲，他替他打抱不平：「校长，事情总要调查清楚的。早上我在场，我知道那不是杨同学一个人的事，而是朱先生……。杨同学是无辜的，不能这样罚他。……」

「住口！哼哼，丁华，我告诉你，『杀鸡教猴』的道理你该明白吧。早上，朱某人是成全你的，懂吗？所以……所以现在学校要你合作，要不要你自己决定。不过，学校对你们这批人，已经搜集不少资料……，朱某人做事一向不糊涂，只要你肯合作，会给你利益的。」

老猪本来在一旁「静观天气」，看看丁华一开始就合作不来，他只好采取半威胁半试探的口气。

「什么合作。」丁华不想多囉嗦，问一个到底。

老猪以为丁华妥协了，就毫无顾忌的说着：「很简单，只要你告诉我们关于杨标的事，他那一伙人有多少，名字、活动……。因为学校要找出证据来，才能动手……。何况杨标已被记了二次大过，随时会被开除的，所以你也并没有什么好担心、考虑……。好吗，可以吗？」

「朱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根本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你向来和他很要好嘛。」老猪怕问不出结果，有点着急，有点生气，但他还是忍着。

「要好是一回事。」丁华更是慢理斯条的。

老猪真要发作起来，但他还存着一丝希望，于是，他向校长使了使眼色，好象说：「校长，看你的了。」

校长果然会意，他伸手拍了拍丁华的肩膀，对他说：「丁华，学校讲一句是一句，你答应合作，学校说给你利益，绝不会食言的。」

「校长，我不稀罕……」

「碰」老猪看看无望了，他发起脾气了，真象发颠的野猪，狠狠地打着桌，脸上表情更难看，怒吼着：「你……你是不说，你不说，你就是同谋，煽动同学不参加考试，怂恿同学看一些非法的书报，还有侮辱老师……。够了够了，学校有足够理由开除你的！」

「朱先生，你不要含血喷人，我们在学校自问无愧。只有你，你不但不能指导学生，反而在误导学生，叫同学们看黄色、灰色的小说，说是研究……，上课时讲些不三不四的话……」

「拍拍」

老猪蓦地一掌向丁华掴去。

「砰碰」，办公桌倾斜着，两个东西被压个正着。

「哎他……哎……纪律员……纪……」

热血在奔腾着，怒火在燃烧着。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朋友残忍。

……。



給

亡

友

彼岸

那天，我去送葬。我的心情是够沉重的，好象压着一块铅在心上。死者是一个伐木工人——我的朋友。他是在开芭的时候被大树压死的。那时他正在做着超时工作，已经精疲力尽了。意外便是在这种操劳过度 and 缺乏照顾的情况下发生的。

一个伟大的劳动者就这样无声无臭地结束了他的“低贱”的生命。开芭是为了要在那儿建筑姆达水坝。承建这个六千万元水坝工程的日本公司赔偿了他的家属四千多块。

惨祸发生的当儿，我刚好在场。那棵大树不但压死了我的朋友，还压扁了日本人的一辆吉普车！在旁的一个日本工程师一见他的车子被压坏了便暴跳如雷，当场宣布把我的朋友开除了。理由是他粗心大意，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当时他眼里只有那辆已经被压成一块废铁的吉普车，哪里知道那个被他开除的工人已经血肉模糊，早就断气了！

劳动者的生命就是这么“低贱”啊！

死的已经死了，可怜的是他抛下的妻子和一群嗷嗷待哺的儿女。他的妻子一听到丈夫的死讯便哭得死去活来，年幼无知的儿女也跟着嚎啕大哭。

“你死得好惨啊……日本人还把你开除了呀……难怪你死不瞑目……可恨的日本人，存心叫我们穷人做鬼也没有饭吃呀……”他的妻子就这样呼天抢地哭着。邻居的妇女们也都不禁凄然淌下簌簌的眼泪来。

我按捺住胸中的悲愤，默默地站着。我没有流泪。我胸中的愤怒已经使我流不出泪来了。

一个日本人和死者的工头也来了。他们驾着一辆豪华的汽车来了。他们也是来送葬的？这两个“高贵”的人物自然是穿得很够绅士派的，笔挺的西装，发亮的皮鞋……那日本人还挂着黑眼镜，象条眼镜蛇！他们跟我们这些土里土气的穷人们当然格格不入。大家都用轻蔑的眼光望了望

他们，不吭一声。而他们呢？也许自以为是鹤立鸡群而不屑跟我们为伍吧？可不是吗？他们一下车便远远地站在一旁，打着洋腔，看样子神气十足，与众不同。

来送葬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多数是工友和邻居。还有一些闻风而至的贩夫走卒、无赖……他们是来抬棺材的。他们有的打着赤脚，有的光着上身，都是骯里骯脏，臭气薰天的一伙粗汉。今天，悲哀和愤恨象一支箭，贯穿着每一个人的心，大家都默默无言，脸上似乎都抹上了一层浓浓的墨汁。连那批本来爱说爱笑，粗言粗语，喜欢闹哄哄的粗汉也一直沉默着。

几个粗汉七手八脚地把棺材扎起来。一声“抬棺啊”，大伙便一窝蜂涌上前去，抢着扛棺材。我也抢到一个位置。扛棺材在我还是第一次。肩膀往横木下一顶，哇，好重啊！只走了十几步路，便气呼呼地喊着要顶替了。我万万想不到，一副棺材，里面只装着一个死人，居然是那么重的，十几个人抬还那么吃力。而那一批粗汉呢？虽然也有要顶替的，但是大部份都一直扛到目的地。差不多有一哩路。我这个知识份子，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他们了！

而那两个“高贵”的家伙呢？都坐在汽车里，怡然自得，慢慢地跟在后面。我真怀疑他们是真心来哀悼一个被他们亲手扼杀的工人——一个被他们开除了的死人！

“你死得好惨啊……日本人还把你开除了呀……难怪你死不瞑目……可恨的日本人……存心叫我们穷人做鬼也没有饭吃呀……”他的妻子老是这么哭着。

我觉得棺材越来越重了，肩上好象压着一座大山。我死命顶着，心里不断念道：“朋友啊！你的深仇大恨，就是大伙的！再重啊，我们顶！”

不是吗？我们穷人肩上压着的生活担子，不是更重？走的路途不是更远吗？

從狗說起

崔麗

谈起狗来，话就长了。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因为贪看街戏的精彩武打，回家时已经很晚了。为了想尽快赶回家，就不走大路，绕进一条阴暗发臭的后巷。突然暗处响起一阵狗吠声，冲出几只经常徘徊在那儿寻找残羹烂骨的丧家野狗，吓得我拔脚飞奔；不料跑到转弯路口，竟慌了手脚，失去控制，脚底一滑，跌进臭水沟里去。还好一个邻居看见，赶过来打跑了那些狗，拉起我来；我道了谢，才一步一拐地走回家。

回到家里，心神定了，才发觉脚踝扭伤，膝盖擦破皮，额头也撞破一个小洞，正淌着血水，隐隐作痛，满身上下又脏又臭。母亲一边替我敷药，一边唠唠叨叨，责骂我一顿。倒是平时很威严的父亲，反而很和蔼地对我说：「遇到狗，最要紧的是心里不要怕，更不好跑，那些狗种都是吃软不吃硬的，你愈怕愈跑，它就愈凶愈追。要是你能打跑一只半只，其余的就会跑到尾直。」

父亲的这番话，说得又对又好，至今还字字地扎在我的心田里，成为我对付狗的好法宝。

后来，脚伤虽好了，额角却突起一块象五分银盾大小的肉疤，从此我就永远带上这个被狗欺侮得来的「纪念章」。每当有人问起它的来由，我就得述一篇我的遭遇，每谈一次，就使我懊丧一次，也加深一分我对狗的痛恨。这倒不是因为疤痕破坏了我的容貌，而是人被狗欺，对于「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我读初中那二三年是半工半读的，一早要踏脚踏车去派报纸。太阳未升起，寒雾使道路越发蒙眛昏沉，我赶着分报，路上常遇见狗。但这时的我已经有了打狗的思想准备，还有一套从同伴们那里学到的打狗硬工夫。它们不来也就算了，要是敢上来围攻，来一踢一，来二踢一双，或是飞石打狗，追杀得斯辈哀鸣四起，到处乱窜。

对我来说，打狗不但能泄愤消恨，而且一次又一次使我确信，这些咀咀狂吠、逆毛矗尾的家伙都是欺弱怕强、色厉内荏的，人们只要心定不怕，打将起来，必能战胜道理。

这几年，我家这一带许多人家被赶搬迫走，四周的洋房高楼逐渐增加，可是新搬进来住的人口要比住居民少得多，狗却反而多起来。几乎每座洋楼的铁门上都挂着一块「内有恶犬」的牌子。原有在这儿游荡的野狗，活动地盘愈缩愈小，我家邻近这三几簇建在低洼地带的亚答屋、「沙利」屋（因为这地方若要建洋楼，费时费钱不大合算，我们得地利暂时没被赶走），竟成了它们的集中地，使人感到狗确乎多了起来，而且多得造成较显著的威胁了。

此后，被狗追狗咬的事件常有发生，也有的人被洋屋里的大狼犬咬伤，闹上法庭；狗争食、狗咬狗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真是狗辈猖獗，骇人听闻。有时三更半夜，吠声大起，历久不息，扰人安眠，使人觉得这地方似乎是狗的世界，不是人住的。

这期间，记得曾来过一两队打狗的，追“赶”一阵，工作效率也颇神速，来去匆匆，有如闪电。铁门内的高级狗都有「礼申」，受到保护；但是往常那些浪荡狗似乎也识得「时务」不妙，隐匿得无影无踪。结果狗不曾减少，鸡鸣倒反不见了；因而狗辈也就更威风了，「狗丁」也随着兴旺起来。

谈到狗的威风，本地狗远不如西方狗。纽约和伦敦的狗进美容院修饰毛发一次要费四十美元，吃一宴狗餐要花二十美元，夏天穿「迷你装」和「无上装」，冬天穿羊毛衣和燕尾服，住豪华狗屋，乘特别狗车，参加竞选狗先生、狗小姐……

在「追上伦敦纽约」的号召声中，本地的爱狗家们应该在狗的事业方面努力直追，以表效忠。我想那些个平日靠搜刮得来荷包「刚强」的先生们，向西方看齐的决心向来是顶「勇猛」的，何不就往这方面发展呢？自由竞争，各出奇谋，这些人的窍门有的是，况且「狗道」正是拿手好戏。别的捞不到，只要在狗世界的竞争中，夺取「第二纽约」的美称，也就足可聊以自慰，显宗耀祖，为国争光了。

當人們淌下

眼淚的時候

彼岸

当人们淌下泪的时候，
胸中的火也燃烧起来了。
来一阵豪雨啊，
凤凰木便会马上爆开——
那火焰似的红花！

尽管恶人怪你红得太刺眼，
尽管骚人墨客嫌你不罗曼蒂克，
一点也不象红豆那样多情，
人们还是这样赞美你——
森林的火焰！森林的火焰！

按：凤凰木（ *Delonix regia* ）

英语叫做 *Flame of the forest* ，
森林的火焰是英语的译名。

短歌集

雷明

火

那红彤彤的脸庞，
在我的面前，
一次又一次地耀午飞扬。

寒冷的夜里，
我不断地得到你的温暖。

詩

我们有话要讲，
我们有好人好事要表扬；

于是我们紧握笔干子，
孜孜不倦地写诗。

一首首的诗，
有动人的故事，
一行行的诗，
有我们的理想。

建築女工

亮

無題

你一味
催我们工作快
你一味
嫌我们工作少

但是你对我们的剥削
为什么
你就不敢提到
你就不加检讨

建築女工

重甸甸的石灰担子
压在我们的肩上
我们上楼下楼忙

汗在我们身上流淌
一天挑足八小时
三两百担很平常

尽管我们付出的劳力最多
我们的工资却最微薄
最微薄

今天恰是「狗年」，狗辈似乎显得特别了不起。还未踏进年关，就听到几个夜归的友人被狗咬伤的消息，也有的被狗追到不敢回家。元宵节放鞭炮，有一家大机构还特地邀请了一只狗小姐去「点彩」最妙的是堂堂的法国总统访问美国，在飞机场临别时，还俯下高大的身躯，向一只狗儿道声「拜拜」还有……。狗好象也意识到廿世纪已经只剩临末的三十年，而它们的年代也不多了，要不趁着还能威风的时机表现表现，来日就难了。

* * * *

但是，不管是著衣戴冠、人立而起的狗种，

或是具有一副狗心肠的「人种」，虽是狗脸人脸有别，但狗心狗眼却是一般无二；当然命运也是一样可悲的。

人是世界的主人，是宇宙的主宰，那能容许狗辈横行，吃尽人们的劳动果实。豺狼当道的时代过去了，和豺狼同种的狗，正想挡在路上，张牙午爪，狂吠几声，就能吓退人们前进的脚步吗？那真是狗的幻想。头顶着天的人们，一定要把它们踢得没命奔逃，然后昂首挺胸，迈开大步，前进在阳光普照的大道上。

狗，你今后的活动地盘不是小路和大道，而是动物园和博物馆。

談現代詩

(上)

史
孤

对于文学，我是一个门外汉，更何况是诗，越来越好象越使我高攀不上了。现在，连「欣赏」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原因是什么？不怕坦白地说，是看不懂——这就是现代诗。

或许「现代诗人」和「现代理论家」能说上一大套「道理」，说什么现代诗是「着重于自我的表现，以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新的秩序和新的传统。」可是我回想一下，不对！文学艺术是属于广大人民的呢？还是属于几个文人才子的专利品？诗的社会意义是什么？这么一反问，就使我联想起一些问题，于是想以读者的身份，和大家谈谈。

如果我记得不错，现代诗应该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了，它的原始，是十九世纪法国的象征主义。据说这是一种「非理性主义」，于是以「非理性」的东西，构成颠三倒四的诗。其实「非理性」也有着一种自欺欺人的理性在后头，如果我们把这种「非理性」的理性拿来分析，就可以理解象征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它只注重个人的内心活动和主观感觉，作者要怎样想，就是怎样，完全不顾及客观物质的存在。

据说象征主义的老祖宗是法国的波特莱尔（*Bandelaire 1821 - 1867*）。他认为「心有灵犀」才能写诗，才能理解诗。于是他以「心有灵犀」来写诗：

如同悠长的回声，
茫然于远方，
那隐秘而又杳深的
单元里，
宽广如同是黑夜，
又如同光明，
香气，色彩和声音，
在自相回应。

（高旅译）

请问我们的读者能以「心有灵犀」来理解他的诗吗？据说这是波特莱尔对自然的「理解」，我们能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吗？我想，任何一个坦白而正常的人，都要摇头耸肩，不知所云的。这是因为我们正常的人，凡事都是从可知的、物质的、真实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去想，去想象一个具体的形象。但象征主义的诗人，凡事却是从主观意识去设想，去造一个不可知的世界和意境。这完全是作者主观的想法，或者根本不根据客观的事物，胡思乱想。试想，如果我们能了解这种诗，那才怪呢。

其后经过凡雷纳列玛拉尔梅，就更为疯狂、荒唐了。凡雷纳（*P. Veraine 1844 ; 1896*）的「秋歌」，认为世界不过是调子。

音乐在一切之前，
宁可为此守拙——
那空间更加迷蒙浩渺，
没有着落也没有重量。

因为我们永爱那调子，
只有调子，否定色彩，
啊！调子才是鸳盟之所订，
从梦到梦，从长笛到喇叭。

冷蒲（*A. Rimbond 1854 - 1891*）的「母音字母」，连母音字母也分辨得出颜色来。

A，精蝇的黑绒肚兜儿，
它在浓臭四周嘤嘤嘤嘤，

阴影的海湾；E，汽艇和帐篷的真意，
昂然的冰山的长矛，圣洁之王，软体动物的
颤抖；

I，圣袍，吐的血，尖厉的冷笑处在愤怒或
忏悔沉醉中；

.....

读者能理解吗？不知所云是吗？难道是我们文化水平太低，鉴赏诗歌的能力太弱吗？那不见

得，即使是同时代的列夫·托尔斯泰，也不能理解象征主义的诗歌。这位「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对语言文字的掌握也不够吗？那是不可思议的。

就此看来，象征主义的嫡系子孙现代诗的难懂，和所谓因为「表现现代意识的屈折度和复杂化」无关。以这种流派本身的历史，来认识「进入廿世纪，忽又受到近代主义的洗礼，诗的内容和型态都急激地增加复杂性及难懂性，极端偏于个人性的能力，实难予征服的东西了。」这句谎言，那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象征主义借现代派的尸而还魂，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呢？这个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是怎么样的呢？

日本村野四郎在「现代诗的探求」中说：「科学所指导的近代产业资本主义独裁的今日的文明，把我们人类纳为其构造极细的零件，逐渐地从我们劫夺人类的尊严，且以残酷的便宜性压迫我们的生活。」可是，这种情况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有着不同的反应。村野四郎所说的「改使人的『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地细微起来」，这个「人」，指的应该是小资产阶级或更高经济地位的人。社会中的这一少部份人，由于极端自私，样样事都在为个人打算，老想往上爬，害怕自私失宠，他们看不到大家在一起的力量，看不到人的前途。因此，他们很容易犯上了「流行病」，形成了「他人指导型人格」，终日为自己的「前途」打算，希望自己摆脱「微细」，自己变大，变得重要起来。于是在这一场为个人利益而挣扎的过程中，在心理上，这些人是混乱与无主的，他们要往上爬，必须得到已在上层的人们的允许，这是困难的。个人的挣扎使他们「颓废、凶杀、性慾、欺诈、疯狂、对人类失去了信心，对这个时代感到绝望。」

以这样的心理状态的人来写诗，来搞艺术，那搞出来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更何况他们是以主观的意识去设想，去造一个不可知的世界和意境，很自然的，他们写出来的诗，也只能是梦呓一般的，荒唐怪诞的现代诗了。象这样的诗，看久了要使人神经不正常，语无伦次的。写诗的人呢？害人终害己，久了也要发神经的。美国的现代诗人庞德（Eazra Pannnd），由于患上神经病，收容在华盛顿医院。这个美国诗坛上「最主要」的诗人，就是那个社会中，代表着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一种人的真实写照。他被称为「伟大的现代诗殉难者」，真是可怜！所幸这种一人毕竟不多，而且会越来越来少，终要消失的。

但是，在同样的这么一个社会里头，占大多数的、处在于最下层的经济地位的人，他们虽然

被「以残酷的便宜性压迫我们的生活」，可是，他们对于前途，却是充满信心，他们感到大家生活在一起的力量，具有乐观的奋斗精神。当然，他们的艺术作品，也都是表现着这种精神面貌。诗歌也是一样，成为他们相互鼓励，加强力量，歌颂光明的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答案：现代诗只能在「科学所指导的近代产业资本主义独裁的今日的文明」才会有，而且又只是代表着这样的社会里头，一小部份为个人自私的利益打算的、想往上爬的、陶醉在小天地里的人。

这样说，或许金季子先生要摇头说：「是借题发挥，旁敲侧击，象一种小型的游激战。前哨战，而不象主力战——主力战是提出现代诗的信条来而且讨论它们的价值。」然而，象金季子先生的「论华文现代诗」这样的「学术性的专论」，虽是「洋洋万言」，但我们仍不认为它是「主力战」，就应为他完完全全地以「现代诗的信条」来讨论它的价值。难道说除了现代诗的形式主义的信条之外，就不能有其他什么观点去讨论现代诗的「价值」么？更好笑的是话虽然说上了万言，却一句都不敢提到现代诗的内容与社会意义。

可是我们却要提现代诗的内容与社会意义，并且还要着重地以内容与社会意义为出发点，来讨论诗的「价值」。

据说现代诗还有分「广义现代诗」和「狭义现代诗」两种，前者较易懂，后者较难懂。这种分法很笼统，我们还是以现代诗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看这个问题。所谓「广义现代诗」和「狭义现代诗」，其实是这一种经济地位的人，在对待不同问题的不同表现。

上面我们谈过，现代诗人的心理状况是混乱与无主的，近乎神经质，因此，在表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时，这种混乱的状态就表露了出来，请看台湾现代诗人纪弦的「火焰之歌」：

那些是楔形的火焰，菱形的火焰。

那些恒作楔形菱形而自一圆锥体之底

再再升腾，升腾，升腾至一相度高度

由赤红而转白而发绿发青遂告猛烈燃烧

直上顶点的烟焰是不可扑灭不可压抑的。

这咒语别人看不懂，于是「诗人」加以诠释，他解释说：「我的人牲图是以一个圆锥体来表示，我用红色代表兽性，青色代表神性，愈接近圆锥体之『底』愈多红色，愈是接近圆锥体之『顶』愈多青色，全红则为兽性，全青则为上帝。……」阿门！鬼才知道！这实在是一件滑稽的事，诗人写诗，还要自己附带写诠释，否则连金先生这样的学者，也只能以为可能是……

「北斗」中的奇文

沈

默

韶华

在所谓“研究文学的团体”所出版的《北斗》里，发现了一篇“奇文”。题目是《沉默》，署名是“李慧珍”。因为是“奇文”，所以值得“共赏”。

《北斗》的刊首语，说得颇为动人，“文艺作品在于指导人生，歌颂光明，揭露黑暗，以反映现实，促进进步以达到移情化境，正风易俗的功用”。这一点大概是发源自“在云南园里，写作的风气显得那么的低沉”吧！可是“北斗”的内容，不外是《小镇已黄昏》啊，《几度夕阳红》啊，“相思花又开了”这类无聊东西！八年来，云南园也出了不少看见相思树上蚂蚁在打架就有灵感的「文人」，作为“一向都！提倡文艺创作！”的“研究文学的团体”，不想用这样的一本“文艺刊物”来“反映同学的思想感情，寄托同学的心声”，无异是想掩盖天下人的耳目！

署名“李慧珍”者，不知何许人？但曾在“中国语文学报”的一篇大捧孔孟思想的文章中见过同样的一个名字，想是同样一个人吧。闲话休提，还是“共赏”为要！

李慧珍对“沉默”具有特殊的感情，据她说是“因为我对它是有着那么深的响往和恋情啊！”“沉默”对她有这么“深的响往和恋情”，难怪她要“更能利用这个能诗能写的宝贵时间”去“两耳不听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为什么李慧珍要“沉默”呢？她说“看，在那闹市里，无论白天或晚上，都享不到一点儿的宁静时刻；马路上车辆的叫嚣，尘土的飞扬，人声的喧闹，世纪末的疯狂，酒吧里的淫笑。戏院门前那手枪、刀剑及女人大腿的电影广告，烟雾缭绕的赌室里闪着的贪婪眼光，机械化的办公室中频响着的电话铃声，伴着的是一张张敷衍虚伪谄媚的脸孔；这里，没有同情，没有关怀，没有诚恳，没有谦虚，没有爱……这一切便是现代文明社会人性的特征！”既知“现代文明社会”有这些弊病，而又不想去改造它，只图以“沉默”来逃避，想这就是孔夫子的那套“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方法被她“学以致用”了吧！

“回到学校里，在两旁尽是相思树的路上，

呵，我又再次的失望！讥讽的笑声，尖锐可怕的口哨，靡靡消沉的歌唱……在这魑魅魍魉、强权即是真理的世界里，我们仍坐课室中满口爱呀仁义道德，岂不是一大可怜的讽刺！”“现代文明社会”已经是如此，学校里当然也是如此，这是毫无疑问的。倘若没有“讥讽的笑声，尖锐可怕的口哨，靡靡消沉的歌唱……”难道说走在“两旁尽是相思树的路上”就不会令人失望吗？既然知道这世界有许多“魑魅魍魉”“强权既是真理”“还仍坐在课室中满口爱呀仁义道德”，这当然是“一大可怜的讽刺！”可是有人还死抱住孔夫子的大腿不放，还去学几千年前的修身养性的“沉默”功夫，这是更加“可怜的讽刺”了！

因为这世界太可怕了，“两旁尽是相思树的路上”走了也很“失望”，所以李慧珍“带着一颗残缺的心，来到这世上”，她“怀着满腔的热情”，不想“就这样冷冷地渡过一生”，于是她要“寻找光源”，要“燃起火把”。但什么是“光源”与“火把”呢？原来她是要“在书堆里埋首，在美丽的旋律里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酣睡”，她要在“沉默中”“领悟到人生的不幸”。说穿了，她所谓的“光源”与“火把”无非就是“圣贤之书”，“仁义道德”，再加上云南园与相思树吧了！人生的不幸，何尝不是满口“仁义道德”所能解决得了的？更不是“沉默”所能解决的！李慧珍“领悟到人生的不幸，是在于受着物质享受的驱使”，从“沉默”中可以“悟”到“人生的不幸”，当然她大可以“悟”到她如何解决“人生的不幸”的方法了？

“沉默”有这么大的好处，难怪她要“尝试沉默”，她更“爱上了沉默”，“沉默是一股力量，一种不能抵抗的力量，它使人的心颤抖得激出火花！”沉默真伟大啊！我想起了“云南园里，写作的风气显得那么的低沉”那句话看来最好还是从“沉默”中去寻找力量，去挖掘实感，才能“颤抖得激出火花”来！因为在“低沉”的时期，用“沉默”不仅可以“充实了自己”，同时“在沉默中，我得到了再生”。由此我又想起，“沉默”的又一好处，足以例如《北斗》的

宗旨里面，以加强“写作风气”，免得“爱好文艺青年”又多了一个“苦闷”。

“沉默”有这么多好处，所以李慧珍觉得“应该沉默”，应该“紧紧地把它捉牢”，她要“轻轻的歌唱，歌唱，歌唱自己的沉默”；不单这样，她还要“歌唱”“大众沉默的心”。倘若“

沉默真的能“汇成巨流，奔向辽阔海洋，掀起千丈巨浪，卷走一切罪恶！”那么，“沉默”早就变成一种最有力量的武器了！

“不在沉默中爆炸，就在沉默中死亡。”这是对李慧珍的《沉默》的最好答复！

不同凡響的歡樂

林康

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这时代的人们
有数不清的欢乐
来自每一次
新的自豪

有这样的時候
欢乐
会从天外飞来
——化成了悦耳的歌

你知道的
这不是什么神迹
——不过是
不同凡响的时代里
人们
用了不同凡响的演奏方式
演奏
一首不同凡响的歌
表现他们
心里面
一种不同凡响的欢乐

夜工

鐵鞭

你白天做一整天
晚上还要苦干
难道你是铁打
难道你是钢造

惺松的睡眠
一刻也不能闭上
你使劲地操作
虽然你汗已流干

呵，你受伤了
「休息一会吧。」工友劝说

工头在监督
不，你不能停下

十点半了
你拖着疲乏的脚步回去
「明天，你能再来做吗？」
一定来，为了生活

人民的舞台

關予

我怀念一座人民的午台！
没有堂皇的建筑，
没有高雅的华尔滋，
没有尊贵的绅士淑女；
不劳动的人不到这里来，
它是我们劳动者一手建造的午台。

我怀念一座人民的午台！
它的一椽一柱，
都是由我们劳动者亲手打造。
把不平搭上！
把仇恨搭上！
把千百万颗愤怒的心搭上！搭上！
来了！你日夜挣扎在
死亡边缘的矿山工人。
来了！你长年战斗在
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割胶工人。
来了！你灾难深重的梨园兄弟姐妹。
来了！你被压在生活最底层的人们。
来到这人民的午台，
来倾诉我们的苦难，
来发出我们的呼声，
来把我们的希望纵情歌唱。

如今，惧怕真理的人禁止了它，
但是呵，我们不再忧悒。
我们有大地，大地是我们的午台！

一齣惊天动地的伟大史剧，
正在由我们被压迫者来导演。

談

歌舞故事片

海燕

● ● 程海

《海燕》是一部主题思想正确的故事歌午片，由一个有现实意义的故事贯穿着多场的民族风格的歌午所组成。看过影片之后，它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整部片子的生活气息非常浓厚，无论是歌、午、故事，都是如此。

主题思想正确而又富于生活气息的其他类型的片子，香港的正派影圈年来拍摄得不算太少，如影片《屋》、《失踪的少女》、《意乱情真》……等等皆是。但在故事歌午片方面来说，影片《海燕》该是第一吧！可以说，这是正派电影工作者在故事歌午片方面的一个新尝试。

这个尝试是成功了，从影片本身所具有的水平，以及观众对它的欢迎，可以说明这一点。

故事歌午片要拍得好，似乎比其他类型的片子来得更不容易。它不仅要有个主题思想正确，内容健康的故事，还要有多场正派的歌午来与故事「交相辉映」。单就故事与歌午的创作，就够摄制者花费心血了，更何况，它还要求故事与歌午必须安排得自然、巧妙呢。在表演方面，难度也不小，它不仅要求演员们必须善于演戏，更要求演员们必须能歌善午。其他如布景、摄影、服装、道具等方面，难题也绝不比拍摄其他类型的片子少。

尽管如此，在「胸有朝阳」的正派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港澳广大的劳苦大众、广大的市民的支援下，《海燕》突破了歌午的重重难关，胜利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影片的主题思想很明确，不但指出了正派的艺术的真正来源是生活，而且还指出了正派艺术工作者的正确的创作道路：深入生活，为大众而创作。

环绕着这个主题思想的是一个富于生活气息的故事。这个故事写的是一群歌午艺术工作者的成长经过（从一群有如「报春的小鸟」成长为敢于暴风雨中飞翔的「海燕」）；以及由他们所组织的「海燕歌午社」的发展经过，（从一个最初是介绍一些富有民族风格的歌午，发展至能够创造出反映现实生活的歌午剧。）

在我们生活的周围，的确存在着不少正派的艺术团体和工作者，他们致力于正派艺术工作，肩负起「唤醒人们的希望」的重担。影片通过这个故事把它发掘了出来，并给予正确的反映。这是很有意义的。

同时，影片也通过了这个故事，向我们介绍了多场的歌午，如《海燕之歌》、《青年之歌》、《彩练双飞》、《长城颂》、《海上儿女》等。这些歌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富于民族色彩和生活气息。尤其是歌午剧《海上儿女》，更是不同凡响，每一支歌，每一节午，都凝结了渔民的血泪，反映出渔民的悲惨生活，歌颂出渔民敢斗敢胜的大无畏精神。

影片在处理这些歌午时，不是让它和故事分开来与观众见面，而是巧妙而又自然地把它们交组在一起。也就是说，利用故事的发展情节来介绍午，又把歌午溶化于故事。如影片利用故事中「海燕社」的两次演出，介绍了大部份的歌午，而这些歌午又用于说明故事中的「海燕社」的性质，成长过程。

这样的处理在故事歌午片来说，是必须的，但也是困难的，然而影片《海燕》却处理得很好，这是可喜的。



海 燕

是又一個勝利

何川

「鳳凰影业公司」决定拍摄巨型歌午片《海燕》的消息，很早就传到了我们这里。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尤其是一群也在团体里搞歌午艺术的，无不为了这个消息而感到雀跃。

只是，我却不免对影片将会出现的艺术水平，要抱有一些疑虑。坦白说，过去，我看过由唐龙首任编导的粤语影片《神偷侠侣》，对他在导演手法上的才能，我是并不十分具有信心的。

现在，从戏院里回来，我的这份多余的疑虑，在《海燕》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面前，是被涤荡无遗了，是彻底地、全面地、干净地（当然也是愉快的），被一扫而光了。

换来的，是对于自己先前以静止、保守的眼光，来看待迅猛发展着的新的事物、看待以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文艺工作者的进步的那种做法，所深深感到的惭愧（当然，这也是包含在衷心的喜悦里头的）。

现在，由于和影片发生了极大的共鸣，心里所引起的那股激情，久久还是无法平息下来。执起了笔，我真想把我的感受，我心里的高兴（非常热烈的高兴），完全地传染给别人。

执起了笔，我真想借它的挥笔，对导演唐龙、编导朱枫，音乐家草田、于莽、午蹈家吴世勋，对《海燕》的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对那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它在那值得全人类——不包括旧时代、旧社会制度的孤臣孽子——引为自豪的大陆上展开，它所制定下来的文艺路线、所创造出来的几部极成功的样板戏，对于《海燕》的拍摄，相信是起着先导作用的），致以最诚挚、最最诚挚的赞美。

二

《海燕》，是歌午片，它有着十分合于这类

影片的节奏：轻快而明朗。尽管唐龙和朱枫的导演年龄都是不大的，他们于这部影片却有很不平凡的表现；《海燕》表现出来的风格，和张鑫炎的那部《三剑客》一样可喜：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

第一次看《海燕》，就觉得很好，但这只是一种浮泛的直觉，如果要求说出个所以然来，倒是不知要从何说起的。

于是，带了问题，再度踏进戏院，并且，特别着意地留心这个方面。我终于发觉，影片的编导，在情节发展、场次连续的处理工作上，是做得非常考究、一丝不苟的。拍摄前构思的严密，可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差不多每一个场面在将结束之前，都替下一个新的场面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或一句话，或一个表情）。

石小蕾和方玉琪一早到戏院去，买不到门票，小蕾忽然惊呼：「糟，要迟到了！」于是，银幕上出现了百货公司的内景。

百货公司里，小蕾想到了办法，说：「到戏院去等退票。」镜头一转，他们到了戏院。

抢不到退票，玉琪又想到办法，露出得意的表情，我们又被带进了戏院后台。

假使一两个镜头作这样的处理，那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用一组这样的「有迹可循」的镜头，组成了整部《海燕》，这就不能不说是影片的一大特点了。

影片有一个交代时间的手法，也是应用得十分特出的。

《海燕》开始时，有一场「海燕歌午社」演出的戏中戏《春花怒放》。编导先让银幕上演出了《彝族的青年》、《千里草原歌声欢》、《彩燕双飞》等节目，达到了介绍「具有民族风格的正派歌午」的目的后，巧妙地插入了方玉琪被布景板挡住视线，看不到午台的演出这场戏，随后镜头一暗一明，银幕上出现了玉琪剩下的大堆糖衣，再加上她一副牙痛的表情。

这样，既对时间的流逝作出清楚的交代，又给影片带来好笑的情节，制造了轻松的气氛。

三

反映渔民生活的大型歌午剧《海上儿女》，不仅是影片中「海燕歌午社」艺术表现能力的一个考验，同时，也是影片《海燕》的一个重点戏。

这一场戏，拍摄得很成功，它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歌午艺术的表现能力的特长，有很浓的新现实主义的精神。

造成这出歌午剧成功的主要因素，当然是歌曲创作的优秀及午蹈场面设计的特出。

此外，由于影片通过具体的画面，生动地介绍了这出歌午剧的创作过程，使观众看起来，倍增了一种「此身与共」的亲切实感。

四

作为首部正派的「歌午影片」，《海燕》的出现，它的取得极大的成功，是无可争论的。

它不但自豪地为正派电影闯出了一条「大道」，更进一步的是，它再一次表现出香港正派电影工作者的无限充沛的精力，再一次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香港正派电影事业的有着无限光明、无限璀璨的前途。

我们希望，香港的正派电影工作者继续努力，永远保持、甚至进一步发展象《屋》、象《海燕》这样高水准的制作。

在这里，我愿意把对于《海燕》的一些小意见，以问题的形式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一、影片中，江曼云和谢海伦的误入歧途，她们自己固然要负起最大的责任，根据影片的表现，「海燕歌午社」的社员们，是不是也有不够关心社员、对社员的思想问题不予重视、甚至错误思想暴发为具体行动时也不加以积极帮助的偏差？（这是关系到树立正派团体或正派人物形象的完整性的问题。）

二、把《彩燕双飞》那样的贵族化（？）的午蹈及单纯表现少年男女恋爱情怀的《彝族青年》，不加批判地当成「具有民族风格的正派午蹈」看待，是否有并不恰当的地方？（严格地说，这是关系到文艺创作的阶级立场的问题。）



挽 歌

林 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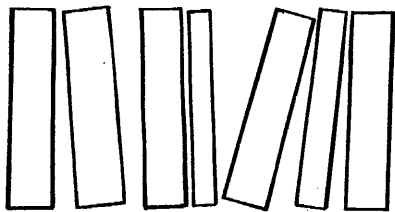
隆帮电单车的经验
是谁都有过的啊
只是多
一个悲剧的巧合
一个问话 一个回头
一个紧急煞车的尖叫（那么凌厉）
一个那么沉重的撞击
人命的殒落
竟会有那么样的匆促
竟会有那么样的匆促
我们便失去了你

脑海里还有妳温柔的笑靥
还有那几个星期天妳粥的香甜
还有妳走在正义的队伍里
妳大声地喊叫着 妳表现得那么兴奋
还有 后来碰面时妳的佯装不睬
如今 妳所有的横蛮已化为纯真

没想到这竟然是事实
没想到就这样失去了妳
我们还能为你保有什么
除开那一股深深的哀愁
除开那一个鲁莽者应该有
永久的内疚（他应该有）

没有想到，在仅仅一年时间里，我要写两首追悼朋友的诗；更没有想到，我没有法子压抑自己不把第二首诗以太过低沉的格调写成，我没有法子不因为朋友的死得太没有价值，而加倍地感到伤心。

原谅我吧。

藍
濃小
偷

舊文新錄

什么时候了，不懂得。可是外边下着雨。

这个时候，人们总都应该睡了，连对街孩子的哭声也听不到了。要是没有淅淅沥沥的雨声，我想周遭该静得可怕，反射着灯光的玻璃窗外，是无垠的黑暗，城市象被这黑暗拥抱着死去，连街车的响声也早就没有了。

提起笔来，很久很久想写些什么，但面前还只是那一叠白纸，好象有一阵祖国深秋的感觉，轻轻的把灵感蒙住了，怀念被引导着闯进了遥远的原野，长久地寂静地徘徊……

甚么时候一个突然的轻声带来一阵冷冽的风，我不禁打了个寒噤。原野不见了，一个脚步声在背后响了起来。猛一回头，亮光中赫然站着个全身湿淋淋的鬼——我想叫喊，但全身软瘫，喉头被什么东西塞着。一瞬间，黑色的鬼跳了过来，但轻轻的喊道：

『不要动！』

我看清了：那并不是鬼，那是一个鬼一样的黑衣人。我惊惶的想道：『是绿林好汉……』

突然间街道上响起了警笛，有一队呼喝着的人在街上直奔过去。呵！这时他的面色青白了，惶惶地望望窗口，但又瞪住我，一只手搭在腰间摸着。虽然他极力想镇静，但并不成功，我即刻看出他的不自然和惊恐，胆也壮了。我不敢动，但鼓着勇气，进出了一句话：『要钱么？』

他并没有回答，只用眼睛注视我，好象提防我有什么突然对他不利的企图。我依然没有动，但却较安心了；我想：至少他不会有对我不利的企图吧！外面街道上的人声静止了。许久后，黑衣人似乎放心的舒了一口气，然后退后了一步，他开始注意起四周来。

『这是一个小偷？』我想，『被追得紧了跑进来避风的吧？』

我想换一个坐的姿势，但他吃惊的往旁一窜，手又伸到腰上去。我微笑了。

『朋友，钱是没有的，喜欢的话就是这些书。』

他看我并没有什么恶意，于是又放心了，静静的退到窗边去，把窗门打开一线，朝外面瞧了一眼又关上了；然后在墙角的一张椅上坐下来。到这时我才知道他原来还是跛着一条腿的，我于是胆大起来。

「你不打算拿些什么东西么？」

他摇了摇头，拧着身上的湿衣。十分钟后，他对我信任了，而且谈了起来，谈得很融洽。

二

「为了得罪一个在日本特高部里任事的邻人，我爸被当做抗日份子抓进了监牢，不久就被活活的打死了，哥哥为了这事，便发誓替爸爸报仇，但他……」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的停止了。

他现在是一个单身汉，父亲四年前被日本人杀了，而哥哥为了报仇也送了性命，母亲是在两个月前饿死的。提起往事，他很伤心。

窗外还在下着雨，似乎还有一点风，黑暗的远方，有什么在低声叹息。我点上一根烟，又递了一根给他；但他并不燃上，只挟在手缝中默默的玩着，他想起了些什么。

「以后呢？」

「以后，他在一个深夜里偷偷的背了母亲和我，带了我爸心爱的那把利刀，跑了十二英里，到驻扎着宪兵队和特高部的铁道边的那小市镇去。那一夜，他在一个妓女院里找到了那个仇人，一刀子就把他戳了。但……但从那一次起，他便没有回来了……」

「怎么了？」我失惊的叫出来。

「第二天的早晨，他的头便被悬在宪兵部门口的木柱上……」

什么时候，他的眼角开始挂着两滴晶莹的泪珠；他并没有揩去，在眼睛一眨的时候，就掉了下来；于是又涌出新的两滴。终于他低下了头，仍然默默的玩弄着手中的那根香烟。我的心慢慢地沉重了，我为了不知道怎样的来安慰他而感到惭愧和深深地抱歉。

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大约是一辆货车「呜」的一声带着沉重的音响从窗外过去，四周又只充满了淅沥的雨声。遥远的地方，似乎有不只一匹的狗在狂吠着。但我的那位朋友已经沉进遥远的回忆的思索里去。

等到我把仅存的一杯冷咖啡捧到他面前时，他才惊醒似的抬起头来，用手背揩去了眼泪，接过了咖啡，在他的湿润的深凹的眼睛里闪烁着感激的光辉。他把咖啡一口气喝完了，又开始了他的不幸的故事。

为了哥哥的事情，他被捉进监牢，被灌水和拷打，被打断了一条腿。以后，一直被关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抗日军才把他解放了。而在这一段时日，他母亲就靠替人「看穀」过活。

「和平后，我拖着一条残废的腿，走遍了整个半岛，可是我找不到工作，……唉！这世界，谁还需要残废了的人呢？但我终于在一个胶厂里找到了一个最低待遇的工作。先生你是知道的，一天一块几毛钱的工资，到底能养活了谁？就在那不久后，母亲被穷困磨折死了！……为了我请三天假来料理母亲的丧事，于是我被借口开除了……唉……」他的眼睛开始闪着一种异样的憎恨的光芒。

「于是你就跑上了目前的这条路么？」我替他说完了，他微微的点了点头，出神的望着发亮的灯泡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你看我很老了吧，可是我才二十一岁呢，而我的青春已经完了，我只能这样的来消磨我的生命，我简直想不到明天的日子将怎样过。也许……也……许……」他并没有说下去，以后又陷入了忧郁的沉思里。我突然想起了他几次摸着腰边的事来，于是我要求他让我观光他的「家伙」。他犹疑起来，我以为他不能信任我而再三的向他解释。于是他不好意思的掏出了腰边的东西。

「先生，别见笑，这是木的！」他苦笑起来，我突然想笑，但我笑得出来么？

雨在什么时候停了。他抬头望了望窗口，站了起来。

「要走么？」我跟着站起来问道。

他点点头。我马上把袋里仅存的几块钱全部掏出来送给他，而他严肃地带着感激地拒绝了。就这样的，他仍然从窗口跳了出去。

我关上窗门，退回桌边来，就在那时候，我听见了警笛锐声的高叫，接着有一个人从窗外飞奔而过，后面离沓的脚步声和哨子也跟着赶过去。两分钟后，我又听见了连接的两发响亮的枪声，随着是一声凄厉的尖叫；再不久，一辆车子也带着喧嚣的人声从窗外过去了，四周又回复了平静。

三

翌日清晨，我到街上去，在离开寓所不远的一干路灯下，在潮湿的街边，我看到了一堆凝结了的黑紫色的血。

愛 過

馬 寧

当南侨日报副刊「南风」上出现了宋千金
的尖锐无比的小品文时，我是多么地感奋和欣悦
呀！因为在过去，我在南洋尚未曾读过象他那样
锋芒的战斗的小品文过，使我惊异的，特别是那
个鲜艳的笔名。因此，有一天，我终于忍耐不
住，跑上南侨日报编辑部，首先碰到的是那些女
性工作者，我带着挑衅的口吻对朱奇卓夫人她们
道：

「喂，小姐们！那位是宋千金小姐？」

她们笑答道：

「伊刚才来过，伊刚刚来校对过自己的文
章。」

「那末，伊的原名究竟是叫什么呢？我怎么
不认识呢？」

「你真的还不认识伊吗？」有一位笑问道，
「你觉得伊的文章好不好？」

「好极了！」我激动地说：「如果是在早十
多年的话，我准要向她求婚的，伊嫁了人吗？」

「哈哈！风流，风流；大家听呀，马宁要向
宋千金求婚了！」

他们个个都忍不住地笑了。

我当时也许并没有笑。我心里是在想着这
样一位天才的女性，而且，青春的烈火也正在向
我的胸膛里奔流，我想，在精神上，我们是已经
结婚了的。

「真的她是谁？」临走我问道。

你到余街妇女联合会一问就行了，她每
天到那边办公的。」

我半信半疑地把话听了进去，然而，这总
算没有闹笑话，我确未有时间写一封情绪激昂
的情信寄去妇联会，而且由于近年来几乎落入事
务主义陷阱的结果，我也没有时间亲自去拜访过，
虽然常常在读过宋千金的文章之后，思念之情又
油然而生，但坚决地要对自己妻子不忠实这件事
却始终不曾有过。

然而，谜底终于揭露了，在参加林枫君的婚

礼时候，宋千金以千真万确的男性姿态出现在我
的眼前了；我心里老实有点不高兴，怎么她不是
一个女性呢？写得这样美妙的小品文的应该是一
位神圣不可侵犯的处女才是。不过宋千金即使果
然不是圣处女，上帝却赐给了她力量，在对敌人
的无情的战斗中，她胜利了，百分之百胜利了。

但是，我终于悲愤地痛哭了，热泪倒向心
里流，十一月廿五日的南侨晚报送给我一个噩耗，
宋千金暴病死了。这是一个晴天吐叻，我不管妻
子即有分娩的可能应该少出门的「内训」，即刻
匆匆地赶去南侨报，所有知交多数都在这儿，我
们相对无言，说不出的悲哀，因此，星洲文协的
挽词我就拟为「无言的悲哀」。林乃祥兄说：「
行了，这个挽词正道出了我们的情绪。」

在南天酒家的斜对面，并非「西天」的沙
巷的一间殡仪馆里，我找到了宋千金，他静静地
直挺挺地躺在那里，火盆里还没有纸灰，香炉里
香已烧尽了，据说他的妻子正出去了，而朋友们
是忙着在办理后事。我翻开了压在宋千金脸上的
冥纸，看见他的一个眼睛还象生前似的注视着，
他的嘴唇上满满的是干裂了的血痕。

对于这样的一位曾经是我精神上的爱人和肩
并肩的战友之死，和所有躺下去的人民战士一
般，是值得我们永久纪念的，特别是，象宋千金
这样特出的天才，完全依靠自学而学贯中西的优
秀战士，是更是无可比拟地伟大的。

在我个人，我总算找到一个光荣的纪念机
会。当我的妻子以例外的痛苦挨过了四十八小时
以上的阵痛之后，我的家庭里出现了一位千金，
她出世的处女哭，吓得天上的太阳也躲到阴暗的
天色里去了。这正是二十七日早晨八时，我正要
预备赶去参加宋千金的最后公祭的时候。

我的小女儿现在取名千金，谁都不能禁止我
象拥抱着宋千金的精美的小品文似的那么吻她
吧！

一九四七，十二，七，在星洲



增 廣 了 見 聞

● 魯 漢 ●

今天，小杨有事情要办，第一次走过巴杀。

巴杀里，人潮拥挤，声音嘈杂。突然，不知从那儿传来了一阵喊叫声：「地牛来了！」接着下来，他就看到小贩们有的忙把菜挑着跑，有的把摊位推着跑，有的……总之，巴杀里显得更加混乱，而且透着紧张的气氛。他感到惊讶，默默地想：「地牛来了，为什么会使他们如此惊慌？」

忽然，他看见眼前有个小女孩，香烟摊被人撞倒了，香烟失散在地上，小杨看她怪可怜，便走上前帮她收拾，正当忙着的时候，背后来三个衣冠楚楚的青年，走到他们身边，站着。一个戴着眼镜的，手拍着小杨的肩膀说：「把『礼申』拿出来看！」

小杨被问得摸不着头脑，想了一会儿，反问他：「什么『礼申』？」

「喂！老兄，别装蒜了。」另一个瘦的青年大声地说。

「什么装蒜？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政府人员，你做生意的『礼申』呢？」那个戴眼镜的说。

「喔！」小杨这才明白过来，说：「我不是做生意的，那来的『礼申』呢？」

「那！这香烟摊是谁的？」这时，站在旁边穿着花衣的，发出奸笑，很得意地斥问他说。

「就是这位小女孩的。」小杨手指着那个吓得脸上失色，双手一直发抖着的小女孩。

那三个「政府人员」才知道弄错了，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连忙走近小女孩，大声地喊：「小姑娘！你有没有『礼申』？」

「没……没有……」他发抖着说。

「没有！也敢出来做生意？」那个瘦的耀武扬威。

「哈……小姑娘，你倒真大胆。」那个戴眼镜的讽刺地说。

「其实，并不是什么大胆，这是生活逼到……」小杨以为他们不懂，连忙加以解释。

「笑话！要你来多口。」穿花衣的摆出了官威，回头向其他两个说：「来！把她拉进『马打厝』。」

那个小姑娘一听到要捉她去『马打厝』，吓得哭出声来：「请你们做做好事，放开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小杨见到如此，连忙帮着求情：「你们看她怪可怜的。而且，她又是个穷孩子，那有钱来交罚款呢？就放了她吧！」

「谁叫她穷光蛋，又谁叫她做非法的生意。」戴眼镜的指着烟摊，露出不耐烦的样子。

姑娘 請到我家

鐘浩

姑娘 請到我家
婆婆要您代寫封信
寄回遙遠的故鄉
信紙薄薄情意深
千萬別漏了祝福
他老人家萬壽無疆

姑娘 請到我家
叔叔要您帶路
替女兒做登記
府門里為難重重
不會洋文最麻煩
只得請姑娘您走一趟

姑娘 請到我家
妹子心中有個難題
爹娘要我早出嫁
大哥鼓勵我多學習
如今我徬徨在十字街頭
不知往那條路走

姑娘 輕悄悄地來了
婆婆的信立刻寫
叔叔的事明天辦
妹子 大哥的話兒對
我幫妳想法子說服大叔大娘

誰 養 活 誰

陳紅

烈日當空，
眼睛被晒得疼痛，
肩上海挑着重担，
一担担地把洋灰往上送。

我們勞苦大眾，
受苦受難，
我們流血流汗，
日不得三餐，
夜不得一宿。

這到底是誰養活了誰？
是我們的血，
是我們的汗，
養胖了那
肥頭肥腦的豬。

瘦的那個走到小楊面前，警告他：「喂！好小子，沒你的事，跟我滾蛋！」說着，把小楊一推，推進圍看的人堆里，跟着，又走近小女孩面前，就要把她拉走。

「不，我不要去！」小女孩哭着拼命在掙扎。

這時，人越來越多，那三個「地牛」凭着平常的經驗，這種情況不好久留。所以，戴眼鏡的看了看四周圍，就大聲地喊：「把她拉走！」

其餘兩個熟練地分開一左一右，把小女孩抓了起來。小女孩還是邊哭邊在掙扎，但是，她不再求情了。

「干您母，你還不走？」戴眼鏡的看著小女孩硬賴不走，就一脚向她踢過去，小女孩給這麼一踢，整個人向前仆倒在地，良久還爬不起來。

那個穿花衣的立刻把她拉起來，嘴里同時說着風涼話：「怎樣，嘗到了滋味了吧？」

「地牛」們的胡為，引起了圍觀的小販們的憤怒。他們紛紛喊了起來。

「打！打這班走狗、禽獸！」

「你們這些沒有良心的！」

「你們這些仗勢欺人的狗！」

「打！打……。」

魚販阿牛和幾位朋友領頭沖前去，這三個「威風八面」的「地牛」，身上受到了雨般的拳頭的攻擊。好不容易，「地牛」們才狼狽地從人群中負傷逃去。

小楊回到家里，腦海里還浮現着剛才那一幕事情。他這才深深地体会到，小販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悲痛，時刻地受着欺壓凌辱；對他們的合作、互助的友愛精神，小楊是非常敬佩的。同時，他還為了自己剛才向壞蛋求情的做法，感到慚愧。

今天的見聞，對小楊有很大的幫助。

勸

■ 崇漢 ■

记得，当我们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时候，思想上已经作好了准备，不因为自己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而在职业上东挑西选，期待获得一份薪水高、工作清闲的职位。

我们一开始踏进社会大学之门，第一步就奔波在建筑工地上，从一个工作地点迁移到另一个工作地点，饱尝风吹、日晒、雨淋的苦痛。

在高架上，在轰隆隆的机声里，劳动工人的生命，往往因为人为的威胁，人为的迫害，而弄身残命丧；同样地，在职业上，也往往因为人为的各种威胁和迫害，今日的工作不知道明日的工作。

劳动工人的生命和生活，完全得不到应有的合理保障，因而使我们深深地体验到，包工头和监工的辱骂和剥削的皮鞭，旧社会赐给工人阶级的压力，真是何等沉重的呀！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们从建筑工地上走进了工厂。我们粗大的、长满了茧的手为此又紧紧地握在一起，并誓言道：『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祖国正需要我们去唤醒群众，教育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学习，在光辉思想的哺育下，在为发扬正义而抗争的道路上，为改造社会，造福广大人群，让自己的生命发热发光。』

仅仅在这一年里，我们豪壮的誓言，记忆犹新，然而，我们的好工友，好同事，都在各种怪诞、荒谬的借口下，陆陆续续地被资方开除了。目前，只剩下你，还在该厂工作，并且，被资方「看重」了，由普通工人升到了「管工」的位置。

从许多朋友的反映中，我得知你已经放弃了你的立场，你的理想，你已经被有产者所改造，成为他们的俘虏，想不到你在「金钱」、「地位」的面前，竟是个不堪一击的眼光短小、自私自利的人，你是在自我陶醉地堕落了，变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障碍物。

你难道不懂得，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管工」的服务对象是有产者，而不是工人大众。所谓要持着对两方面都有好处的立场做事，就是所谓「中立」的立场，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不过是一切自甘堕落者自我安慰的谎言而已。

你难道不懂得，那些财主总是利用肯效忠他们的工人升为「管工」，为他们更好地盘剥工人，督促工人「增加生产」，更好地让他们赚取巨额的利润。在「管工」加紧监督，拼命施压之下，生产所得只是为了增加一小撮人保险箱里的钞票，只是为了提供他们更奢侈的物质享受；而生产者（工人）本身却得不到一丝利益。

我们曾经在一起学习过这一句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呵！』想不到这句话，竟成了你的写照。

历史的巨轮永远滚滚地飞跃向前，一切黑暗、反动的势力是绝对不能阻挡的。我希望你能够及早地觉醒过来，不要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力，成为旧时代、旧社会、旧势力的陪葬者。



奔流月刊創刊誌慶

敵造來溫上筆端

一羣支持者賀

三 公 司 洋

San Yang & Co.



取张打各 ■ 完 簿 各 加 ■
 价等字类常 整 册 类 工 专
 合应机油备 快 工 书 装 门
 宜市纸印 捷 作 籍 订

Specialist in binding
 all types of Books, Magazines.
 Dealers in Newspaper and
 Duplicating paper, Etc.

263, Gagak Selari Barat (Block 117) Singapore 3. Tel: 647897

東 亞 印 務 公 司

341 jalan membina barat singapore 3 tel 649847

EASTERN ART PRINTING Co

